

谎言传真情

午夜,骨科病房住进来一个病人,他的小腿明显有些变形,洁白的绷带上有渗出的血渍。男人又黑又瘦,手腕上缠着一条毛巾,像是在大街上做搬运的“扁担”。

住进来没多久,警察就来了。做笔录时,我才知道他是从农村进城的民工。夜里,他到马路对面的快餐店吃饭,被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撞倒,由于天黑,他没能记住那辆肇事逃逸的轿车车牌号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护士领进来一个女人。一进门,女人就抱住男人哭了起来。女人头发凌乱,脸上有些病态的黄。这时,医生拿着夜里拍片子进来了,说他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,得尽快做手术。但男人嚷着要出院,女人哭了,说不

治好你的腿,你以后怎么走路?怎么挣钱养活我们娘俩?男人显得很烦躁,说司机跑了,找谁拿钱来治腿?女人说,天无绝人之路,一定会有办法的……

三天后,女人来了,身后跟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。一进门,汉子就在女人的示意下,从皮包里摸出一沓钞票递给男人,说兄弟,对不起,我是那天撞了你的司机,这几天心里一直不安。你老婆跪在烈日下的大街上,身上用白纸写了你出车祸的事向人们求助,我才知道你住在这家医院。我先给你送来三万元,兄弟你好好配合医生治疗,回头再给你去筹款。

男人的眼里亮了起来。女人在

一边说,孩子他爹,明儿做手术吧!男人不住地点头。一个星期后,我办了出院手续。坐在出租车上,忽然看见马路边的树荫下坐着一个算命测字的人,像极了到院送钱的肇事司机,虽然戴着墨镜,但那一脸的络腮胡子,中分的发型,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我让出租车停了下来,下车来到算命先生面前。听明我的来意,“肇事司机”的语气有些沉重:“那个女人真可怜,她来找我,说她男人命苦,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,坚决不肯动用他们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几万元钱,那是准备给女人治糖尿病用的,女人的病大概需要八万元。她哭着求我帮她个忙,充当一回那个缺德的司机,还要给我100块钱作为酬劳,我没有……”

我的心里顿时沉甸甸的,原来,谎言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,它可以让男人重新站立起来,让一个家充满真情与幸福。 摘自《南方日报》

卖竹筷的农民

那天上午,好端端地忽然下了一场大雨。豆大的雨点落下来时,一位陌生的大叔冲进家来避雨。大叔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,袋里装着一捆一捆的竹筷。大叔坐下后,我和他攀谈起来。

大叔住在离这里二十里远的一个小山村里,几年前他在屋后的山坡上种了一片毛竹,现在毛竹长大了,农闲时常砍下毛竹加工成器具卖,增添些收入。一个星期前他卖了两张竹椅,昨天他把做竹椅剩下的几节竹筒削成了筷子,今天送出来卖。村子没有公路和外面相通,二十里的山路只能用脚走,今天早晨天蒙蒙亮他就吃了早饭赶来了。我问“一捆筷子能

卖多少钱?”“一捆筷子10双,卖1块。”“您这袋里有几捆?”“15捆。”

为了15块钱,却要来回跑四十里的山路。我说:“您挣这15块钱真不容易呀。”大叔笑笑:“可不是。不过,15块也有15块,不跑连15块都没有。”

看外面的雨,短时间内没有停的意思,我叫妹妹拿出把雨伞借给他。大叔接过雨伞,千恩万谢:“多谢你们!多谢你们!放心,我下午回家时就还你们!”

雨下了一个多小时就停止了。午后,卖完筷子回家的大叔走进家来。他一手拿着伞和卷成捆的编织袋,另一只手提着一塑料袋苹果,“我

炎凉说世态

常有人问:社会是温暖的还是冷酷的?

其实所谓温暖、冷酷,都是社会的一种反应,反应由刺激而起。提问的人和作答的人,似乎都忘了刺激——反应的连带关系。

社会对新科状元必然是温暖的;

对落第秀才必然是冷酷的。

新科状元虽然受人逢迎,也可能有名士对他白眼相加;落第秀才也可能遇见佳人,在后花园获得赠金。

新科状元如果做了贤臣,纵然遭遇宦海风波而翻船落水,社会也不会把他看成一只落水狗;落第秀才如果

有才慧,肯用功,社会则可能怀着敬意,预测他未来的命运。

这样看来,社会究竟是温暖的还是冷酷的,摸之在己的成分很大。这个问题的答案,与其在社会里面找,不如向自己找。

一个有志气的人虽然不该口出狂言,但是,无妨抱定信心,不管是温暖的或是冷酷的,我都不怕。

摘自《台湾文学选刊》

非常男女

敲门的陌生女人

我正在擦地,听到敲门声。门外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,水汪汪的大眼睛,红艳艳的嘴唇。她看着我,像一个熟悉的人。

“请问你找谁?”我说。她没答,也没有表情,时间停滞5秒后,女人安静地转身离开。

她是谁?这么奇怪!

丈夫回来后,我把下午发生的事讲给他听,他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,我心里不禁“咯噔”一下,难道,是找他的?她是谁?他们是什么关系?我心头生出一连串疑问。那夜,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入眠,很快被噩梦惊醒,梦中那个来敲门的女人带走了我的丈夫,他们手挽手肩并肩。我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潮湿,忧伤和恐惧一并袭来,我会失去丈夫吗?

第二天早晨,送丈夫出门,他问我,你哪里不舒服?我冷冷看他一眼,什么也没说。

仍然是下午,仍然是那个时间,又有人敲门。我的心怦怦直跳。门外站着的,还是那个年轻女人,只是换上了一件草绿色的短裙,昨天,她应该是穿着一件紧身牛仔裤,衬出一双又长又结实的腿。而今天,她雪白细嫩的长腿完全暴露在眼前,不得不说,只这腿就足够让男人迷倒!

我忍着怒气,好脾气地问,请问您找谁?她依然一言不发,眼睛里藏

着诡异的笑。这是一种挑衅,绝对的挑衅。我确定,这个女人一定与丈夫有染。我突然想拉住她的胳膊,或者握住她的脖子,问她究竟想干什么?又在脑子里搜索N种如何对付第三者的方法。然而这一切仅止于臆想,直到女人留给我一个可恶却依然美丽的背影。

丈夫回来,我横眉冷对。没做饭,没拖地,没接孩子。他皱着眉头,一言不发。看吧,他已经决定抛弃我了,他一定想,这个黄脸婆怎么越来越不像话!我在心中冷笑,嘴里却平静地说:今天很累,你自己去外面吃吧!

丈夫问:“怎么,有什么事?”我说:“没事,就是累了。”

他不再说话,拎着包出了门,一脸郁闷。

伤心郁闷的应该是我,不是吗?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不公和奇怪!

丈夫深夜归来。整整一夜,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一定去和那个女人约会了,我想着,又在被窝里滴了一夜的眼泪。

第三天,还是那个时候,漂亮女人敲开我的门。我大吼,你到底要干什么?别以为你可以破坏我的家庭,我跟我夫妻十年,荣辱十年,你算什么?以为可以抢走我丈夫?!

年轻女人一言不发,转身走掉。这次,我甚至连她的表情都没看清楚。我彻底疯了。

等到丈夫回来,迎接他的是枕头拖鞋还有儿子的文具盒。

儿子吓得哇哇大哭。丈夫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。我捂着脸,尖声哭泣,这日子没法过了,你和你的狐狸精过去吧!

丈夫一脸愤怒和悲哀,什么狐狸精?什么狐狸精?你脑子进水了吗?

那晚,丈夫没有回家。儿子被送到姥姥家。

第四天,我一个人,觉得身体轻飘飘的,脚怎么也着不了地。我在等那个女人,我做好了一切准备,大不了鱼死网破!可是,敲门声没再响起——难怪,丈夫都不回来了,她还来做什么?

她已经达到了目的!

我的眼泪快要流干了。

我很恨那个狐狸精,恨无情的丈夫!

傍晚时分,有人敲门,我有点麻木地飘向门口,打开房门。门前不是那个女人,而是楼下的王英。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,哎呀几天不见,怎么变得又干又瘦,要注意保养哦。我眼神呆滞,说没事,就是有点失眠。

王英说:“你晓得不,有个女精神病,这几天老来我们楼晃悠,喜欢乱敲人家的门。别说,这女人那天来敲我家门,我看她长得可真漂亮,可惜呀可惜,啧啧……听说今天她妈把她拖走了,说是送进精神病院……”

我傻愣愣地站着动弹不得。就是这个女人,一个不相干的女人,只动了一根手指——敲我家房门,就让我掉入不见底的深渊。

摘自《家人》

差。”

林小惠没想到,自己随便的一句话,却给了刘东方动力。几天后,刘东方说,他准备开一家馒头房。林小惠听了,吃了一惊。

刘东方说:“小生意不需要投资太多,我的手艺你也知道,销路应该还可以。只是……”他看了一眼林小惠,又说:“我只是担心别人笑话你,说你老公竟然做这种小生意。”

林小惠眼里含着泪,她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,原来,丈夫的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做一个男人的责任。

摘自《家庭》

让孩子多吃苦

我刚来美国的时候,遇见一位中国厨师,他是 by 医院请假出来的,左手腕仍缠着厚厚的绷带,很客气地对我说:“听说您代表国内出来做文化工作,按说应该做几道好菜请您品尝,偏偏手受了伤,医生说以后很难拿重的东西了!”

我问他受伤的原因,他说都是因为自己不注意,常用一只手端很重的炒菜锅,长时间下来,手腕关节变了形。

当我为他叹息时,他苦笑说,比起另一个中国留学生还好。那个学生到他餐馆打工,他叫学生去端炉上的一个锅,话还没说完,学生便冲

过去把锅端起来,这才惊觉那锅里竟是滚烫的油,要松手,油必然泼在身上,咬着牙慢慢将锅放下,双手已经严重烫伤,而且伤到了筋骨,几乎半废了。

“怎么连热油锅表面不冒热气都不知道?!”厨师叹气:“在家里娇生惯养坏了!像是笼里的鸟,放出去自己没办法生活。可是来美国留学,谁不打工呢?结果什么都不懂,出事的不是他一个啊!父母在家里不教他们做,岂不是害了子女吗?”

最近为我们装修的老板也说,曾有个留学生到他那里打工,他叫学生去

挺一挺前面是片天

的工夫我就赚了800多元钱。通过这次尝试,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经商潜力。

1985年,我结婚了,丈夫是个干瓦匠活的好手。我建议他承包镇里的砖瓦厂,他听了,说我是“泥腿子想玩高科技”。在我一再坚持下,他说,那就试试。我把几年的积蓄全拿出来,承包了镇里的砖瓦厂,两年下来我们就净赚了4万元。丈夫喜形于色地说:“这样下去不用几年就可以把砖瓦厂给买下来了。”可是当我们满怀希望憧憬未来时,丈夫在一次拉货时和一辆大货车相撞,腰部以下失去知觉,头部撞成重度脑震荡。这几年赚的钱不仅全用于治疗,还欠下了数万元巨款。

可我始终相信,只要挺一挺,再大的困难也会过去。待丈夫病情稍微稳定,我天天去考察市场,可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

有一天,我又去了市场,偶然的一幕让我激动不已:一个卖猪头肉的女人,一下子拿出当天的营业款500元借给别人。我当时就想:卖猪头肉肯定赚钱。

第二天,天不亮我就出去买来五个猪头。因为猪头要从中间劈开

拿石膏板,学生歪着身子,一次硬抬两块,岂知因为使力的方法不对,半边脊椎受到过大的压力,没多久就软骨突出,无法再干重活。于是改叫他用铺地砖,却没铺不久,便旧伤复发,站都站不起来,只好把他辞了。

“这毛病会跟他一辈子!”老板说,“怪得了谁呢?人家一次抬四块都成,重要的是用力的方法要对,只怪他以前什么重活都没做过,所以连筋肉该怎么用都不懂,一定是家里宠坏了,没吃过苦。”

当父母对儿女说“好好念书,家里事不用你操心”时,却可能忽略了一件事:有一天,儿女也得完全依靠自己生活。于是,前一天还不知道洗碗用的清洁剂瓶子怎么开,第二天却连床单都得自己洗,岂不是如同突然掉入另一个世界而难以适应吗?

摘自《地方新闻选刊》

才能煮,我就请人教我。待猪头煮好后,我只卖了一半,余下一半送了人。这样做一是为了报答乡亲们,二是为了让他们给提意见。我把大家的意见熟记于心,等到下次煮时就加以改进。

买卖开张时,有一个卖猪头肉的人对我说:“如果你要是在我这个点上卖猪头肉,你得等到我卖完了才轮到呢。”

果真如他所说,几天来,上我这边来买猪头肉的人寥寥无几,只有等他卖完了,我才开始忙碌。

卖到街上行人都没有了,我才收摊,站了一天,腿又累又酸,看到剩余的猪头肉,我的眼泪涌出眼眶。这时我似乎又听到爸爸那冷冷的话语:“要天天吃饭,就不能天天叫苦!”我对自己说,挺一挺,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
此后,我给自己定了两条不变的原则:一是严把质量关,在收拾猪头时,上面细小的绒毛都用镊子一个一个拔下来,同时,味道要不断地尝试改进;二是在卖猪头肉时,坚持采取“边卖边送,买肉送肝”的方法。

这样一来,以前连七个猪头都很难卖出去,慢慢变成了一天五十多个猪头都不够卖的抢手生意。

十几年来,风雨无阻,现在我生活富足,事业有成,衣食无忧。我知道,我有今天,完全是依靠顽强的毅力,坚持走过来。

摘自《宁波晚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想起前妻给穿的小鞋

离婚了,他有一种解脱的庆幸。

谁也没有想到,他和妻子离婚最大的理由竟然是因为鞋子。这个理由可真够荒唐的,他忍不住自嘲。

然而,这是真的。结婚多年,他渐渐觉得有一种走入了围城的困境。他觉得妻子对他管制得太紧了,无论他走到哪里,都会接到妻子“跟踪”而来的电话。他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和朋友混到夜深时分,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他因此常常受到朋友们的讥讽。

最明显的是,婚前,他喜欢穿着拖鞋,咕咕咕咕着,有一种自由的快乐。可是婚后,一切都不同了,甚至连他的衣着打扮也由妻子包办了。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妻子每次给他买的新鞋,似乎都小了点,穿起来有点紧,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他曾经向妻子发泄过不满,可是妻子并没有改变。

他记得有人将婚姻比作一双脚

下的鞋,幸福的婚姻就像穿上了一双无比合脚的鞋一样——舒服,而他的婚姻其实就是一双不合脚的鞋吧。他这样想着,突然感到一丝不幸。他觉得婚姻已成为他的枷锁。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?他暗暗地想。结果是当然的,后来,他离婚了。

离婚后,他很快找到了一个聪明、漂亮、善解人意的姑娘。最幸运的是,她似乎很细心。他记得第一次陪她逛街时,她为他买了一双鞋,松松的,真是舒服得很。可能就在那一刻,他被打动了。

再婚后,一切如他想象的一样,他保持着自由的生活习惯。他还渐渐发现了新婚妻子的许多优点。譬如对他总是很信任,个性独立,也不总依赖他,从来不打搅他的工作,也不干涉他的私人生活,他对这种生活状态很满意。他再不会接到烦人的电话,他可以经常在外和朋友吃饭,他和她都拥有各自的生活空间……但时间一长,他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有时候,他很晚回到家,却发现

与妻约会

孩子们都大了,在外地,妻子在一个服装厂上班。周六我值班结束后走在街上,信步来到了上岛咖啡店。只见一对对年轻男女携手并肩,轻松愉快,幸福地走进咖啡店,心里好不羡慕。

一丝悲凉忽然从心底升起。于是我掏出手机,编了一个谎言,说有人请吃饭,在上岛咖啡店二楼三号包间,要妻子七点前赶到。

大约过了个把小时,妻子才找到这里。在柔和变幻的灯光下,妻子一身休闲打扮,仍不失当年风韵。我连忙起身迎接,牵她一个人,站在那儿竟愣住了。我赶紧帮妻子把椅子向后拉开,很绅士地做了个请她入座的手势,然后在妻子的对面坐下。妻子一脸狐疑,问我:“今天谁请你吃饭?人呢?”我笑道:“今天我请你吃饭。”妻子不信,说:

“开什么玩笑,是你请人家还是人家请你?”我说:“是真的,是我专门请你吃的,怕你不来,才撒了个谎。我看到这些小青年一对一对的,心里痒痒的,就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,我一次也没有约会过你,也没请你上过一次咖啡馆。所以,觉得欠你的太多了,想回来还不太老,给你补上。”

约你来,找找年轻时的感觉。”妻子说:“真的假的?”我说:“你看是假的吗?”我把菜单递给妻子:“你点吧,拣你喜欢的。”妻子嚷道:“你神经啊,有这么多钱买菜回去,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,你真是浪费钱,我舍不得。”说着把菜单推了回来。我说:“好好,你不点我点。”我给妻子点了一份冰糖红枣莲子羹,一杯咖啡。我自己则点了一杯绿茶,一份扬州炒饭。

背景音乐播放的是萨克斯独奏

曲,很好听,感觉好像是到了欧洲某个森林边的开阔草地上,有溪水潺潺流过。我们慢慢吃,慢慢谈。我说:“那一年我们刚恋爱,也是夏天,上街逛,中午也不知道买饭,你又不说喝水,回家后才说很想喝冰水,没好意思开口,而我粗心没想到这事,至今我都不能原谅自己。”妻子一听,眼圈都红了。想起那次,她就恨恨地说我根本不知道疼她。我说:“所以今天约会,是给你一个补偿,不然我要后悔一辈子。”

我举起茶杯,跟妻子碰了一下说:“敬你一杯,以茶代酒吧。”妻子有些感动,说:“我们那时哪叫恋爱?全是稀里糊涂的,不像现在的孩子们,猴精。”吃好了,我说:“来份水果吧?”妻子说:“算了算了,一盆水果,就那么几片西瓜,不如把钱省下来,到西瓜摊上去买个西瓜。”

出了咖啡馆,我们去逛街,顺便买了个西瓜。而妻子也挽着我的胳膊,就像当年我们刚恋爱逛街的时候,心情特好。

摘自《合肥晚报》